

集部輯佚文獻彙編

翟金明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卷廿一

集部輯佚文獻彙編

59

集部輯佚文獻彙編

(南朝宋) 鄭鮮之撰

(明) 馮惟訥輯

鄭鮮之

明刻《詩紀·宋》本

第五十九冊目錄

別集(五十九)

南朝宋(二)

鄭鮮之	(南朝宋) 鄭鮮之 撰	(明) 馮惟訥 輯	一
鄭鮮之	(南朝宋) 鄭鮮之 撰	(清) 嚴可均 輯	三
鄭鮮之	(南朝宋) 鄭鮮之 撰	丁福保 輯	二〇
顏測	(南朝宋) 顏測 撰	(清) 嚴可均 輯	二十四
范泰	(南朝宋) 范泰 撰	(明) 馮惟訥 輯	二八
范泰	(南朝宋) 范泰 撰	(清) 嚴可均 輯	三三
范泰	(南朝宋) 范泰 撰	丁福保 輯	五一
荀昶	(南朝宋) 荀昶 撰	(明) 馮惟訥 輯	五四
荀昶	(南朝宋) 荀昶 撰	丁福保 輯	五七
王曇首	(南朝宋) 王曇首 撰	(清) 嚴可均 輯	六〇

謝惠連集一卷	(南朝宋)謝惠連撰	六三
謝惠連	(南朝宋)謝惠連撰	七〇
謝惠連	(南朝宋)謝惠連撰	七六
謝惠連集一卷	(南朝宋)謝惠連撰	九五
謝法曹集二卷附錄一卷	(南朝宋)謝惠連撰	一三七
序		一四三
目錄		一五一
卷一		一八三
卷二		二〇三
附錄		
謝法曹詩二卷	(南朝宋)謝惠連撰	
卷一		二二一
卷二		二三五
謝法曹詩二卷	(南朝宋)謝惠連撰	
總目		二四五
卷一		二四七

卷二 二六一

謝惠連 (南朝宋) 謝惠連 撰 (清) 嚴可均 輯 二八一

謝法曹集二卷 (南朝宋) 謝惠連 撰

本傳 二九三

目錄 二九五

卷一 二九九

卷二 三〇七

謝惠連 (南朝宋) 謝惠連 撰 丁福保 輯 三一六

謝元 (南朝宋) 謝元 撰 (清) 嚴可均 輯 三三六

張鏡 (南朝宋) 張鏡 撰 (清) 嚴可均 輯 三三〇

孫康 (南朝宋) 孫康 撰 (清) 嚴可均 輯 三三一

釋慧琳 (南朝宋) 釋慧琳 撰 (清) 嚴可均 輯 三三四

王弘 (南朝宋) 王弘 撰 (清) 嚴可均 輯 三四五

羊欣 (南朝宋) 羊欣 撰 (清) 嚴可均 輯 三五九

謝康樂集一卷 (南朝宋) 謝靈運 撰

謝靈運 (南朝宋) 謝靈運 撰

謝靈運 (南朝宋) 謝靈運撰 (明) 馮惟訥輯 四二五

謝康樂集八卷附錄一卷(卷一—三) (南朝宋) 謝靈運撰 (明) 張燮輯

叙 四九七

目錄 五〇三

卷一 五二五

卷二 五六七

卷三 五九三

行經張子房廟

七雄裂周紐道盡鼎亦淪長風晦崑溟潛龍動泗

爲尚書
右僕射

鄭鮮之

字道子開封人初仕晉爲輔國主簿宋武帝踐祚遷太常都官尚書元嘉三年

濱紫煙翼丹虬靈嫋悲素鱗

闕

全宋文卷二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鄭鮮之

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隆安末爲桓偉輔國主簿隨府轉安西功曹入爲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錄事參軍遷御史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軍進侍中復爲太尉咨議補右長史宋國建轉奉常及受禪遷太常都官尚書出爲丹陽尹復入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封龍陽縣子出爲豫章太守元嘉三年進尚書右僕射明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有集二十卷

諫北討表

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因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

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孰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啟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顛蹶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曰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勢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人所曰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因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況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卽之事實非敗之謂惟齡后等可念耳若行

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鑑察

臣愚懷

宋書鄭鮮之傳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

請立學表

至於洙泗之教洋洋盈耳所曰柔漸性情日用成器國廢胄子之敎家弛勸學之訓宜振起頽業曰迴視聽接光太陽燭之幽夜令欣流者濟津懷竇者剖和藝文類聚三十八

舉謝絢自代

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曰竊位宣子能讓晉國曰之獲竃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旣恩曰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召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召端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曰漸差可召位擬人請免愚短甘充下列授爲賢牧實副羣望宋書鄭鮮之傳桓偉進號安西

轉補功曹舉陳
郡謝紹自代

滕羨仕宦議

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召助教或因跡召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思乎而箕子同仁自此召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關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召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召無譏爲證塞滕者則召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勛塞譖魏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諭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

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已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已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已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祫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騎驃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已縗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曰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卽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閒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爲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曰言之父讐明不同戴天日而爲國不可許復讐此自已法奪情卽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已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

之理而雜呂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呂爲通證則孝子可願法而不復讐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先呂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豈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呂自通乎且名爲大方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慙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豈不當顧常疑呂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卽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呂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況膝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

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讓勝則恐亡身致命之仕曰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尽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力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國家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膝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曰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鄰賈充受辱於庾純呂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若呂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

多者則夷齊於夷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
默順避禍呂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鞭
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九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
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呂阮獲通於前世便可疑於後乎且賢聖
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郗詵
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呂免責呂其孝也曰殫殺兒無譏呂其忠
也今豈可曰二事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
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辨也滕非下官鄉親
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呂滕謀能大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
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
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
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宋書鄭鮮之傳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
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雀遼所殺死屍
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
桓玄在荊州僕羣僚博議鮮之議